

П О В Е С Т И
И
Р А С С К А З Ы
ОГОНЬ МОЛЧАНИЯ

沉默的 火焰

Виктор Слипечук

〔俄罗斯〕维克多·斯里宾丘克 著
何茂正 征 钧 王冰冰 译

П О В Е С Т И
И
Р А С С К А З Ы
ОГОНЬ МОЛЧАНИЯ

沉默的 火焰

Виктор Слипенчук

〔俄罗斯〕维克多·斯里宾丘克 著
何茂正 征 钧 王冰冰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RENMIN WENXUE CHUBANSHE
1999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—2013—4104

Виктор Слипенчук

Огонь молчания.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.

© Огонь молчания.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. Санкт-Петербург,
“Лениздат”, 1994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默的火焰/(俄罗斯)斯里宾丘克著;何茂正,征钧,王冰冰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ISBN 978-7-02-010008-8

I. ①沉… II. ①斯…②何…③征…④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俄罗斯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俄罗斯—现代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51651号

责任编辑 张福生 温哲仙

装帧设计 赵迪

责任印制 张文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74千字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5 插页3

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008-8

定 价 3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献给中国和欧洲读者

目 录

短 篇 小 说

甘甜的香槟酒(1972年)	征 钧 译	3
胜利日(1982年)	征 钧 译	17
阵亡通知书(1983年)	征 钧 译	32
归来日(1984年)	征 钧 译	52

中 篇 小 说

笑咪咪的洋娃娃(1971年)	征 钧 译	75
你好,电影业!(1975年)	何茂正 译	124
十字路口(1975年)	征 钧 译	171
沉默的火焰(1987年)	王冰冰 译	245

短篇小说

甘甜的香槟酒

早晨8点,在俄罗斯南千岛群岛地区,“元帅”号干货船上,三副来到驾驶台上。他打开了定位器,看见沿着圆圆的表盘,划过一道闪亮的弧线,这不由让他想起了自己那辆崭新的扎波罗热人牌轿车的“雨刷”。

“好玩意儿啊。”三副想道,“无论什么天气,它的能见度都能达到100……”他关掉仪表,“嘘”的一声打了个唿哨:“嘘,海岸啊!……”

他和舵手是同学,只要一开口就能互相心领神会。他笑了起来,他还没忘那件发生在船长助手——二副身上的事。

“监察员还在大发雷霆呢。”他说的是那位二副。

舵手打了个哈欠。

“伊万诺维奇,这是雾吗?”

“对,是雾。”他肯定地说。

“像是围了一道墙。不知这是从哪儿飘过来的雾?”

“天晓得哦!”三副回答,干货船的船头仿佛浸在牛奶里了,船头的绞索盘立柱也消失在大雾里。

“啊!天哪!”舵手提起了精神。

大雾虽然也使三副感到非常震惊,但他却并没有表现出来,他喜欢做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来。他不慌不忙地打开了信号灯。在原地站了一会儿,来回踱了几步,又来到定位器跟前。

地平线很清晰,于是他漫不经心地说道:

“转舵 180 度!”然后他就走进了领航室。

带着紧张和冒险心理,他决定不拉响信号汽笛。“起航。”他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干货船已经撞翻了一艘七座小艇。

并不沉重的一击已经使小艇的外壳像核桃壳般地破裂了。小男孩被这破裂声吓呆了,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喊一声:“爸爸!”不过,这也已经于事无补了。刚一落入水中,他就被一双强有力的手提了起来,小男孩一瞬间看到了小艇的碎片,也看到了大雾中逐渐消失的那庞然大物的灰蒙蒙的船舷。

又过了大约五分钟,干货船驶出了大雾,它好像迎着太阳而去了。“这事该不该说呢?三副跟我是好兄弟。我还是不说吧!”舵手拿定了主意:不说出来。

这位远东高等航海专科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本来有着远大的前程。

“不过,按规定是必须说的……可必须说的事儿还少吗!”这时,他打消了自己的念头,——他在忍受着良心的责备。最初,他没有报告从船舷一侧传来的可怕的破裂声,现在他没有重复领航员的口令,也没有报告船的航向是 180 度。

这一天,太阳鲜红鲜红的,鲜红得好像有鲜血在穿过云层滴落下来。

“爸爸,你见过这样的太阳吗?”

“没见过,乖儿子。”父亲回答道。

小男孩笑了一下。

“爸爸,不管是你还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太阳。是你和我同时看到的哦!”

小男孩的话变得越来越多了,这个小东西。

“爸爸,早上我还以为太阳是很圆的,但现在不太圆了。好像被人咬了几口,对吧?”

“是的。”父亲一边回答，一边看了看血红的太阳。

太阳确实如小男孩看到的那般。父亲抬起头，想了想这情景，又想了想孩子这突兀的发问。他颈部和全身疼痛，尤其是颈部。“不，我无权……”父亲低下头，他现在只能看见海水，只能看到这温暖污浊的海水。他已经看不见迎面缓缓而来的浪涌，但他全身的每一块肌肉、每一个细胞都预感到了浪涌即将来临，就像一条疲乏的大鱼那样预感到了浪涌。

“爸爸，你看，要是那块讨厌的乌云吃掉太阳，我们不可惜吗？”

“可惜，儿子”。他想，看来应该让孩子有思想准备，这个小机灵鬼早晚会猜到的。

“儿子，我要仰泳了，好吗？”

“好的，爸爸。”

小男孩松开父亲的脖子，也仰泳起来，他脸靠着父亲的脸，稍后他稍稍往下挪了挪身子，一只冻僵的耳触碰到了父亲的嘴唇。“机灵鬼，学会关心别人了。”父亲把小男孩的身体紧紧地贴到自己的胸口，“我等不了了，让他再看一会儿太阳吧。”父亲透过乌云的间隙看到了柔和的、如天鹅绒般蔚蓝色的天空。

“你的力量倒是足够了，”他发狠地想，“足够了。但愿孩子也有足够的力量。上帝，帮帮他吧！你听见没有？帮帮他吧，上帝，我祈求你了！虽然我没有信仰，就像一颗小芥末籽一样，但还是求你帮帮他，帮帮我的儿子吧，上帝！”

“爸爸，你在低声地说‘上帝，上帝’，难道现在真有上帝吗？”小男孩问道，“爸爸，开始你一直说没有上帝的啊？”

孩子的话声中透露出了委屈。

“没有上帝，儿子。我这是为了……”

“你不过是像某些人一样，因为某种原因而感到不痛快，或觉得苦恼的时候，就想起上帝了，是吧，爸爸？”

“是的，儿子。”父亲感到喉咙有些痒痒的。

“爸爸，你觉得不舒服吗？”

父亲没有回答。

“爸爸，你可以不回答，如果你不舒服的话……那我自己回答吧，好吗，爸爸？”

“真正的男子汉总该是很辛苦的！”小男孩停了一下，模仿父亲的语气说道。

“难道我这样说过吗？”小男孩斜眼看了看父亲，父亲十分惊讶。

“说过的，爸爸你就是说过的！”

“不可能吧。”父亲仍觉着奇怪。

他在儿子面前感到不好意思。

“爸爸，这样说难道不好吗？”

“不，这样说很好，太好了。”

“爸爸，我就喜欢你这样说太好了，我非常非常喜欢你这样说‘这样太好了’，我最喜欢你这样说。”

小男孩沉默起来，但是父亲觉得他还有话要说，但又不打算说了，就问他：

“儿子，你还想说点什么吗？”

“爸爸，我是真正的男子汉吗？”

小男孩愣了愣。父亲听到孩子的心跳声，如同一台运转中的小马达轻轻跳动的声音。

“你完全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，没有比你更棒的了！”父亲认真地说。他感到活跃的小马达跳动得更有力了。

“儿子，你别激动，别太激动！”

“我不激动，爸爸，我不知道将怎样跟妈妈说这事。我可以和妈妈说这件事吗，爸爸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你想让我亲自跟她说吗？你可是个真正的男子

汉呀!”

“爸爸!”小男孩激动地叫了起来,他把身子蜷曲成一小团仰泳着,父亲注意到这一小团身体在颤动。“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上花费力气,不能,特别是现在……应该想想办法!”他并没有想出来。

“爸爸,请你不要告诉妈妈。”

小男孩舒展开身体,开始慢慢地活动双腿。

“她会以为你在故意夸奖我,她总这样认为,我知道。”

父亲松开左手,用右手托住小男孩。

“儿子,咱们来随便想点什么,不要说话,放在心里想。”

“就想着乘坐‘帆船’什么时候出发一类的事情吗?”

“是的。”父亲轻松地回答。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想好如何来保存儿子的体力了。

“爸爸,你不要想上帝,好吗?”

“好的,儿子,我不想上帝。”

“这就对了嘛,”小男孩赞道,“干吗要想一个不存在的人呢?咱们来想想妈妈,好吗?要知道现在没有任何人有像我这样好的妈妈,对吧?”

“的确如此。儿子,咱们来想想妈妈吧。可以开始了吗?”

“开始吧。”小男孩答道。他们不再说话了。

最近她总是不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,想她已经成为他的一个习惯,远洋捕鱼的渔民都有这样一类的习惯。“我要回忆起所有最美好的事情,当然我已经回忆起了一些事情,这不算什么,今天我要重新回忆所有的事情。”

他抬起头看看天边,发现天空中蔚蓝色的间隙明显变得明亮了许多,间隙沿边缘闪出金色光芒。“太阳一定会露出来的,”他一阵高兴,“早晨的太阳曾是那样明亮清新,也许,在日落时它也将这样。孩子会很高兴的……你好,亲爱的太阳!”

“爸爸，你睡着了吗？”他听到了儿子的低语声，那是如此的清楚，于是半睁开了眼。他看到儿子的一双脚，一双发青的、细细长长的脚，两只脚轻盈地微微摆动着。这使他明白：儿子正在思考一件美好的、宁静的事情。这种心情也感染到父亲了。

“……爸爸，妈妈马上就要出发了，她戴上了头盔……”父亲微微撩起被子。儿子哧溜一下子就钻进了被窝。这是在这大海上，可父亲清楚地感觉自己躺在被窝里，调整好自己的位置后，他更紧地把儿子搂在了怀里。他们听到轻轻的脚步声和门的吱扭声。儿子把头埋进枕头里，一动不动地躺着。妈妈走到桌子跟前，他立刻猜想到：她在纸上写早餐放哪儿了。大概有三分钟，他们俩一声不吭。后来轻轻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儿子缩成了一团。脚步声停了下来，儿子屏住呼吸。脚步声停了一会儿，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儿，就走开了。门砰的一声关上了，女式小摩托车发动起来了。儿子手脚并用地从被子里蹿了出来。

“爸爸，妈妈会给咱们把摩托车弄熄火的，你瞧着吧。”孩子的眼睛流露出快乐的神情。

“她不会熄火的。”

“如果她就要熄火了呢？”儿子坚持自己的想法，父亲明白为什么儿子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。

“如果她熄火，那我们就该要拆修摩托车了。”

“那她办了这样的事我们什么也不说她吗？”小男孩好奇地问道。

“什么也不说。”

“啊，爸爸，妈妈和我们在一起可真够幸福的！”小男孩很羡慕地说。

“难道你我现在不幸福吗？”

“我们现在应该比过去更幸福一些！”小男孩激动地叫道，这的确是实话。

“我们起床吗？”父亲问道。

“起床。”儿子回答说。他们围绕着林中的小木房跑了十圈，又在泉水中洗了脸，这时才开始看妈妈留下的便条。

“两个野人，地窖里什么都有。你们早餐吃好一点，下午我不回来。小野人伊戈廖克，你又爬到爸爸身边去了吧？吻你！我去村里取……”这时父亲看了看儿子就笑了起来。

“爸爸，村子里有什么？为什么妈妈要去那儿呢？”儿子急切地问。

“她错把‘食品’写成了‘师团’，你瞧，她去村里取‘师团’了。”

他俩开心起来，多么开心啊，以至于吃早餐时还不时拿她的事儿取笑。

“和她在一起简直是要了命了，”——小男孩说，“她长的不是头脑，而是市苏维埃，我真是搞不明白，她那些想法都是从哪里来的？爸爸，你不觉得我们和她在一起会感到很无聊吗？”

父亲笑起来，他知道儿子所有的这些想法是从哪儿来的。他觉得从来都没这么好。随后小男孩拽出背包，拿出印着大量日本立体海景图的台历，就不再说说话了。小男孩总是在早饭后做这件事。这样就总要让父亲有点不爽，他的心口开始隐隐作痛。

“几天了？”他问儿子。

“10天了，爸爸。”——儿子叹了口气，连优美的风景照也没看一眼，就藏起了日历。

“爸爸，10天是多少个小时？”

“240个小时呀。”

“哦，哦！”儿子觉得诧异。

“但是今天还有20个小时，你怎么忘掉今天的20个小时呢？”——父亲问道。

“不，我没忘记，我存着这20个小时，以备不时之需。”

“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呵？”——父亲很惊讶，就补充说，“你是不是总在想乘帆船出海呀？”

“是的，爸爸，我就想乘帆船！”——小男孩开始慌忙起来，“我一想这事甚至都睡不着觉儿。我们不在的时候，停在岩崖下的帆船会怎么样呢？但是既然你不说话，我也不打算再说了。在这样的時候，我可不能成为沉不住气的人。”

“哦，帆船一切正常。”父亲说道。他们拎起一水桶水，就朝“帆船”走去。开始他们沿着小路走，惊奇地发现没有一点儿露水，榛树完全枯萎了。小路沿着泥火山的西面斜坡延伸，斜坡一直延伸到辽阔的河湾间深水區，坡上布满了带点浅蓝色的卵石和白色不带花纹的小贝壳。然后他们突然转向东方，朝山里走去，榛树丛有些挡道，但却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。当他们来到山脊上时，他们完全忘记了榛树丛，因为他们见到了太阳。早晨的太阳像一只美丽的天鹅，小心地抬起自己粉红色的翅膀，静静地在水面上滑过。大海闪烁着金光，沉浸在瞬间的懒洋洋的无边无际之中。

“你好，太阳！”小男孩喜悦地举起双手喊着，迅速地朝下面闪光的海边走去。在岩崖后边的石洞上放着一艘“帆船”。“帆船”是它的名字，它是七座小艇的名字，装有品质极好的莫斯科发动机。

父亲这样评价小艇的发动机：

“这可是棒极了的莫斯科人牌发动机，有 20 个马力呢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

……确实发动机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。“都是这该死的大雾。”他又换了一次手，看了看地平线，云层间的空隙扩大了，镀金般的云层变得更加鲜艳了，“该死的大雾，是从哪儿来的？还有这艘干货船，不拉汽笛，飞一样地开过来，赶着来救火啊？！咳，不必想它了，想一些好的事吧，想想妻子的事。”他贴近小男孩，觉得小

男孩似乎抽泣了一下。他留神起来,但是当他发现小男孩儿始终那样轻松地蹬着双腿就放下心来……

那场婚礼,他记得很清楚,仿佛就在昨天。大学的同年级同学:托利克·拉夫斯基和帕沙·巴图赫京。帕沙有黝黑的皮肤,有几缕梳得又平又光的黑长发,短上衣敞开着,一脸神秘的微笑,走路时微跛的样子很像拜伦。托利克——长着苏格拉底式额头的思想家,脸上显出昔尼克学派分子^①的苦恼。

“不许喊‘苦啊’,我可不放你们!”他一本正经地警告他们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!”不知为什么,托利克很高兴,还拿出两瓶甜香槟酒来。

新娘穿着结婚时穿的连衣裙,他和她坐在一张特别长的长桌头前。客人们显然很高兴,而他俯身凑近托利克,一直在不停地说道。他根本不去注意到她。从某些方面而言似乎只有新娘一个人是被庆贺的人。新郎马马虎虎,不像是位新郎,虽然他也像理应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穿着黑色的西装。他看起来像一位不速之客,带着一个愿望坐到节日的餐桌边:谈谈一些抽象的话题。这就让大家很不痛快,但他也无可奈何。他20岁。他尽量不看他哥哥。哥哥已经23岁了,正好和他的未婚妻同龄。他羞于哥哥在所有的事情上对他让步,特别是在结婚这件事上。后来不知怎么门突然打开了,一位吉卜赛女人跑进客厅来。她穿着一件裙摆做得肥大的红色连衣裙,举着一大杯金黄色葡萄酒,她大声叫喊着:

“苦啊,苦啊^②!!!”

她如此大声的喊叫让大家刚开始慌了神。而当他们醒悟过来时,就活跃起来了。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使参加婚礼的人很兴奋。新娘迟疑地看着新郎,还没等他回答就慢慢站起来。他也站了起

^① 昔尼克学派(cynic school):犬儒学派。

^② 俄罗斯婚礼习俗,在宴席上客人喊“苦啊”,新郎和新娘就要接吻。

来。他想迅速地吻她一下，但她搂住了他的脖子。那时为了不辜负她，他紧紧地拥抱了她，像他们两人独处时的拥抱一样。接吻进行得持久而热烈，以至于吉卜赛女人喊叫起来，“哎呀，好样的！哎呀，好样的！”

这时在哥哥面前真感到害羞。一些“流浪乐师”来帮了忙，这群歌喉嘹亮的调皮鬼闯了进来。吉卜赛女人匆忙抓起了一位手风琴演奏者扔给她的铃鼓。手风琴手穿着黄色长筒皮靴，留着像小刷子一般的棕红色小胡子，戴着一顶被密密缝上的宽边礼帽，很像一只穿靴子的猫。鼓手击打着挂在肚上的啤酒桶似的鼓，猛击了一下青铜钹，因淋了雨水而长了一层绿锈的钹怎么碰也发不出响亮的声音来，只发出咯咯声。鼓手神情专注地击鼓，他是乐队的首席。他基本上是用右手击鼓，因为他正是用右手握着鼓棒，鼓棒的一端包着厚毡子，鼓棒敲击得很准确。长桌因好几处被折裂，于是被挪到墙边，玻璃酒杯纷纷落下，倒下的凳子轰轰着响。吉卜赛女人把大高脚杯砰的一声摔在地板上，她敲起铃鼓，兜着圈跑了起来。她跑得那么快，原本遮住膝盖的连衣裙鼓了起来，像一团火焰。手风琴演奏者跳到窗台上，鼓手挤到房间角落里。大学生的婚礼达到了高潮，大家刹那间忘掉了新娘和新郎。他们也不再害羞，一次又一次地亲吻。他们过得非常快乐：因为没有人打扰他们，大家也都很快乐，流浪乐师也像自家人一样可爱。婚礼真是圆满！

他又回忆起从部队回来的那会儿，难道心情不好吗？他一开门就看见她，她正在擦洗地板，一旁的床上坐着一个非常熟悉的人，这个人一边仔细地打量着他，一边咬着一只橡皮胶做的公鸡。她低声唱歌，小发髻合着她手摆动的节拍在后脑勺上抖动着。他斜靠到门上，闭上了眼睛。当他睁开眼睛时，自鸣钟响了起来。她立刻在围裙上擦干手，扶起小孩儿。

“新年好！”他说道，她大声尖叫了起来，她可从来没有想象过